



人多入戏几分。《闺·SHOW》是以时代性来包装传统曲，李旭丹起初还有点担心一个人唱整场会不会乏味——当时她的恩师、越剧名家王文娟老师尚在世，王老师出了个好点子：你在台上变装吧！

以往，李旭丹也有在越剧舞台上“抢装”的经历，但“抢装”按照惯例也总有三四分钟的垫场戏帮忙——这回她可是要在台上直接变装，而且从林黛玉变到甄嬛，再从甄嬛变到春香，不仅人物服装发饰殊为不同，性格和心理状态更是天差地别。李旭丹“外变内也变”，她请来越剧团的服装老师上台饰演“侍女”角色，方便当场“抢装”——舞台成了戏中角色的“闺房”，也暗中呼应了《闺·SHOW》的演出主题。效果一出，观众特别喜欢。

“海上梨园”和湖心亭茶楼相似，也带有茶座设计。观众围坐于一方八仙桌旁，自斟自饮，品啜香茗，举头欣赏近在咫尺的非遗艺术，低头品味东方传统美学带来的心灵回甘。

演员也非常乐于与观众建立更多的互动交流。“海上梨园”版越剧《西厢记》结尾处，张生与崔莺莺喜结连理，红娘蹦蹦跳跳上台贺喜，手捧的一篮子喜糖不仅发给好事将成的一对新人，还发到台下观众手中，大家沾沾喜气。李旭丹的《闺·SHOW》也特意呼应中国传统佳节，有“七夕场”，有“跨年场”，她还自己用毛笔抄写了《心经》，作为幸运观众的礼物送出。

在这样彼此亲近的演出空间，演员的一颦一笑，每一滴眼泪，甚至每一次眼睫毛的细微震颤，都会被观众看到。“年轻观众特别注重表演细节，他们会发现我每一个细微、即兴的表演，还会捕捉下来，单独剪辑了发到社交平台，几乎是‘贴脸’看戏。”

这种近距离的交流，会给演员带来一定压力。李旭丹有一次演出时，眼泪流到嘴边，滴湿了耳麦设备，台上突然失声了！她吓得赶紧收回情绪，眼泪也不敢再流。“新时代碰到新问题。”后来再遇到这样的哭戏，她甚至练就了“只有一只眼睛流泪”的“绝技”。怎么可能练就这种技法？李旭丹笑说：“只要你试过在台上突然无声那一刻的崩溃感。”

但观众“贴脸”看戏，给演员带来最大的还是动力。《红楼梦·葬花》选段中，黛玉有一句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……”原本是讲完就走，但李旭丹读过原著后，觉得这里黛玉自己也舍不得这样说宝玉，在演出时，话到此处就加上了一个捂嘴的动作。一个微小的改动，却很快就被观众发现了，还给她的微博留言，说很喜欢这个处理，把宝黛的感情很好地传递出来了。“年轻观众各方面修养很高，他们喜欢读传统名著，会‘拿着放大镜’看戏，我的头饰、唱腔若有点变化，观众立

马就能感受得到，这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感——我们传统艺术不是在自嗨，是真的有知音，而且越来越多。”

闲看山水，静待花开

中国人会以“温润如玉”来形容君子，以“金兰之交”比喻友情，以“金玉良缘”比拟爱情。一些东方代表性的传统器物上，更是集中凝结了东方生活美学的审美观念和价值。好比评弹《珍珠塔》中的灵魂器物“珍珠塔”，珍贵的传家之宝，珠光四射，随着食盒的轻启，被主人公陈翠娥赠予方卿，助其渡过人生难关，共同见证人情比珠宝的华光更耀眼。

又比如越剧舞台上的团扇，李旭丹习惯在自己演出时“包办”道具：团扇都由她亲自作画，工笔花鸟，蝶舞兰间，喜上眉梢，在在都是东方美学意境的经典画面。在演出越剧《追鱼》时，她头戴一枚点翠凤簪，那是恩师王文娟老师亲赠的宝贝，有别于现代工业流水线产物，凤凰的造型灵动飘逸。演出过后，她惊讶地发现，居然有观众不仅发现了这枚凤簪之美，还在尝试复刻——从画稿、雕刻铁片开始，以烧蓝替代点翠工艺，做出来的成品居然也颇有几分相似！

这些年来，随着文化自信、文化崛起带来传统文化的回归，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和喜爱度越来越高，尤其是年轻人群中“非遗热”“国潮热”和“节庆风”蔚然兴起。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越来越具象化，越来越与日常生活与时下潮流相融合。

“前些年，有粉丝穿着汉服来看我演出，还会显得有点另类。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了，还会觉得很自豪。”李旭丹说，“尤其那些海外粉丝，思乡之情在异国他乡愈加浓烈，还会自己做同款戏服以解思乡之情。”在抖音搜索“李旭丹”，一下子会跳出来很多“同款”，比如“李旭丹《追鱼》同款戏服”“李旭丹《甄嬛》同款戏服”“李旭丹《红楼梦》同款戏服”……大家已不满足于在台下观赏，还要亲身cosplay，自己也成为锦屏中人。

新的星球上，要有新的创造

“如果说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加减乘除，那么后辈艺人就应该在数学的基础之上，继续创造科学的突破，而不是永远展示